

语文课程标准 DDCS 课外读物导读丛书



中外戏剧名著精选

zhongwaixijumingzhujingxua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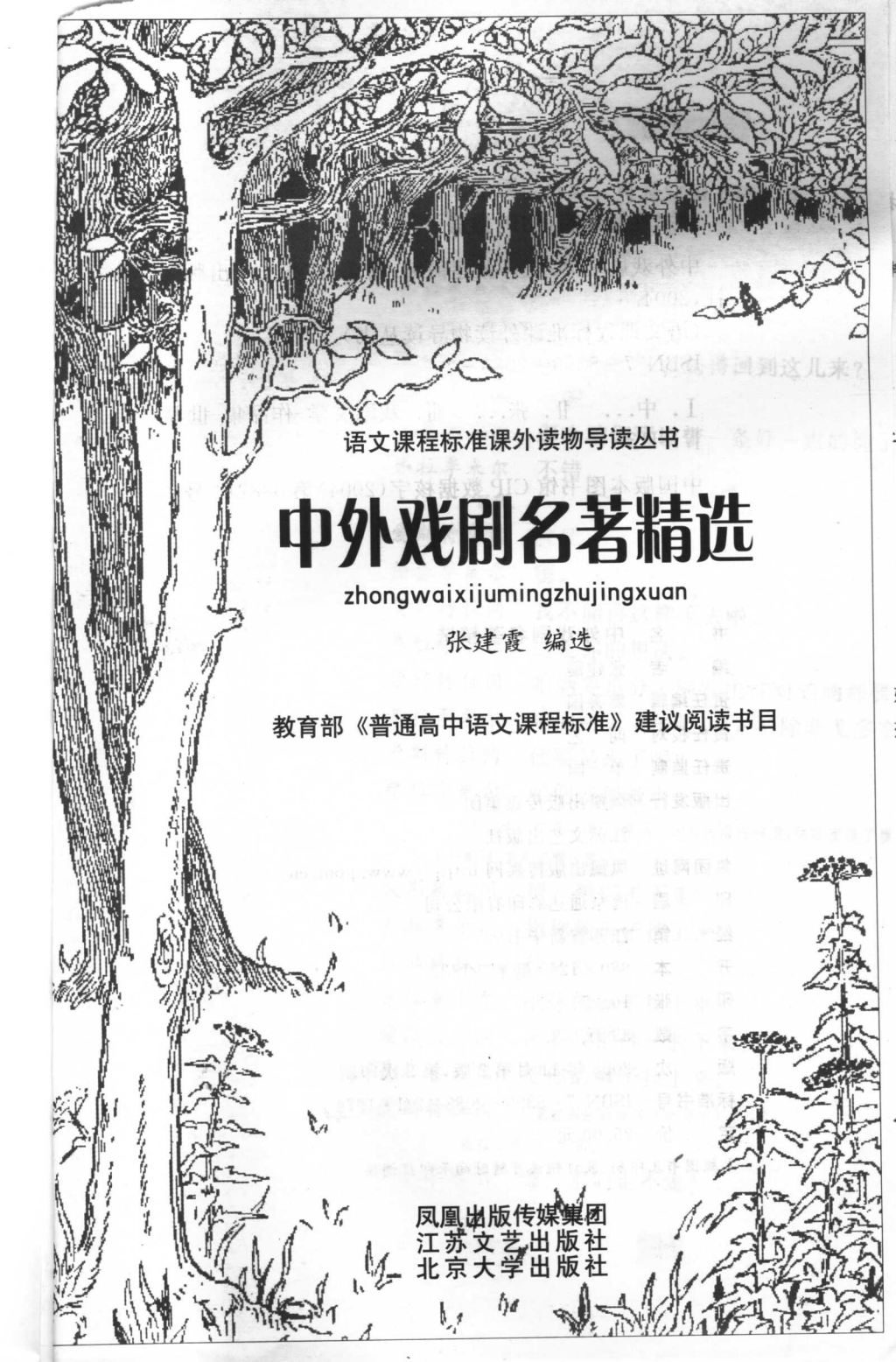
教育部《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》建议阅读书目

主编 曹文轩

雷 雨·····曹 禺	大胆妈妈和
茶 馆·····老 舍	她的孩子们·····贝·布莱希特
罗密欧与朱丽叶·····莎士比亚	等待戈多·····贝克特

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北京大学出版社



语文课程标准课外读物导读丛书

中外戏剧名著精选

zhongwaixijumingzhujingxuan

张建霞 编选

教育部《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》建议阅读书目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北京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外戏剧名著精选/张建霞编. 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04. 5

(语文课程标准课外读物导读丛书)

ISBN 7-5399-2088-2

I. 中... II. 张... III. 戏剧文学-作品集-世界
IV. I1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38214 号

书 名 中外戏剧名著精选

编 者 张建霞

责任编辑 虞善国

责任校对 闻 艺

责任监制 单 国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印 刷 南京通达彩印有限公司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

开 本 880×1240 毫米 1/32

印 张 16.25

字 数 33 万

版 次 2005 年 11 月第 2 版, 第 2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7-5399-2088-2/I·1974

定 价 25.00 元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出 版 说 明

2001年和2003年,国家教育部先后颁布了《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》和《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》(以下简称新课标),旨在增强语文课程的现代意识,全面提高学生的基本语文素养。新课标对中小学语文学科的性质、基本理念及课程设置作了全新的阐述,同时对中小学的课外阅读量和阅读篇目作了较大调整,规定了义务教育阶段和高中阶段学生的课外阅读总量,并列出了不同年级段的阅读书目,这对中小學生课外阅读内容的选择具有指导意义,从而增强了阅读的科学性,减少了盲目性。根据新课标的要求,江苏文艺出版社和北京大学出版社联合推出了这套“语文课程标准课外读物导读丛书”。丛书一共六十四种,由著名作家、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曹文轩担任主编。每种书前均有导读文字,提供背景知识,有利于学生掌握所阅读的内容;另外,根据书的不同内容特点,附有阅读提示或评点内容,以便于开拓学生的阅读思路,加深阅读印象。希望我们这套丛书能带给广大中小學生一个全新的阅读体验。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北京大学出版社

目 录

雷雨 / 曹 禺 / 1

茶馆 / 老 舍 / 159

罗密欧与朱丽叶 / [英]莎士比亚 / 225

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

/ [德]贝·布莱希特 / 323

等待戈多 / [爱尔兰]贝克特 / 417

雷 雨

曹 禺

(一) 作者简介

曹禺(1910—1996)现、当代剧作家。原名万家宝。祖籍湖北潜江,生于天津一个封建官僚家庭。从小爱好文学和戏剧,读了不少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。1922年入天津南开中学,参加南开新剧团,演出中外剧作,显示了表演才能,并广泛涉猎新文学作品,开始写作小说和新诗。1928年进入南开大学政治系。1930年转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,广泛接触欧美文学作品,深为古希腊悲剧作家及莎士比亚、契诃夫等人的剧作所吸引,同时也陶醉于中国的传统戏剧艺术。1933年大学毕业后,曹禺入清华大学当研究生,专事戏剧研究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历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、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、中央戏剧学院名誉院长、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等职。

(二) 关于《雷雨》

《雷雨》是曹禺的第一部剧作,也是中国现代话剧成熟的标志。写作这个剧本时,曹禺年仅二十二岁。《雷雨》这一悲剧故事,深刻地暴露了封建大家庭和当时社会的罪恶。剧本充分表现出人物性



格的丰富和多样性,剧中的每一个人物塑造都是成功的典型,他们都有着实际生活中人物性格复杂多样的色彩,有着活生生的时代的、社会的、个性的特点。周朴园的伪善、专横、残忍,繁漪火般的热情、聪明、果敢的个性,以及周萍的怯懦、自私,四凤的天真、纯朴,都刻画得入木三分。

戏剧冲突复杂尖锐是《雷雨》剧本最突出的特点。剧中情节线索纵横交错。周萍同繁漪、四凤的爱情纠葛是一条明线,周朴园和侍萍的关系则是一条暗线。起先是由明线牵动了暗线(繁漪为了想从四凤手里夺回周萍的爱,而把侍萍招到了周公馆),明线占着主导地位;最后却是暗线决定了明线(繁漪的争夺战已经完全失败,周萍正要偕四凤一同出走,忽然周朴园出现,承认了与侍萍的关系,完全打乱了已成之局),又是暗线占了主导地位了。这两条线索同时并存,彼此交织,互相影响,互相牵制,使得剧情万分紧张曲折,引人入胜。读者和观众面对着剧中人的复杂的关系和尖锐的冲突,惊心动魄。

《雷雨》的结构堪称戏剧结构的典范。长达三十年时间的戏剧事件集中在一天一夜内表现,通过对舞台地点、时间的精心安排,将三十年前、三十年后发生的故事同当前正在进行的情节有机地、形象地交织在一起,将偶然性的事件组织到剧本行动中去,使之成为剧本情节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。

《雷雨》的语言高度艺术化,它新鲜、活泼、准确、生动、含蓄,具有严格的独特性。在《雷雨》中,每个人物的行动都有着明确的主观意图,每一次的登场都有着具体的目标和任务,他们的语言也都确切地表达了这些主观意图和目标,因此显得动作性很强,是真正戏剧性的语言。





景

序幕

在教堂附属医院的一间特别客厅内。——冬天的一个下午。

第一幕

十年前，一个夏天，郁热的早晨。——周公馆的客厅内（即序幕的客厅，景与前大致相同）。

第二幕

景同前。——当天的下午。

第三幕

在鲁家，一个小套间。——当天夜晚十时许。

第四幕

周家的客厅（与第一幕同）。——当天半夜两点钟。

尾声

又回到十年后，一个冬天的下午。——景同序幕。（由第一幕至第四幕为时仅一天）

人 物

姑奶奶甲（教堂尼姑）

姑奶奶乙

姐姐——十五岁。

弟弟——十二岁。

周朴园——某煤矿公司董事长，五十五岁。

周蘩漪——其妻，三十五岁。

周萍——其前妻生子，年二十八。

周冲——蘩漪生子，年十七。



鲁贵——周宅仆人，年四十八。

鲁侍萍——其妻，某校女佣，年四十七。

鲁大海——侍萍前夫之子，煤矿工头，年二十七。

鲁四凤——鲁贵与侍萍之女，年十八，周宅使女。

周宅仆人等：仆人甲，仆人乙……老仆。

序 幕

景 ——一间宽大的客厅。冬天，下午三点钟，在某教堂附设医院内。

屋中间是两扇棕色的门，通外面；门身很笨重，上面雕着半西洋化的旧花纹，门前垂着满是斑点，褪色的厚帷幔，深紫色的；织成的图案已经脱了线，中间有一块已经破了一个洞。右边——左右以台上演员为准——有一扇门，通着现在的病房。门面的漆已蚀了去，金黄的铜门钮放着暗涩的光，配起那高而宽，有黄花纹的灰门框，和门上凹凸不平，古式的西洋木饰，令人猜想这屋子的前主多半是中国的老留学生，回国后又富贵过一时的。这门前也挂着一条半旧，深紫的绒幔，半拉开，破成碎条的幔角拖在地上。左边也开一道门，两扇的，通着外间饭厅，由那里可以直通楼上，或者从饭厅走出外面，这两扇门较中间的还华丽，颜色更深老；偶尔有人穿过，它很沉重地在门轨上转动，会发着一种久摩擦的滑声，像一个经过多少事故，很沉默，很温和的老人。这前面，没有帷幔，门上脱落，残蚀的轮廓同漆饰都很明显。靠中间门的右面，墙凹进去如一个神像的壁龛，凹进去的空隙是棱角形的，划着半圆。壁龛的上大半满嵌着细狭而高长的法国窗户，每棱角一扇长窗，很玲珑的；下面只是一块较地板略起的半圆平面，可以放着东西，可以坐；这

前面整个地遮上一面有折纹的厚绒垂幔，拉拢了，壁龛可以完全掩盖上，看不见窗户同阳光，屋子里阴沉沉的，有些气闷。开幕时，这帷幕是关上的。

墙的颜色是深褐，年久失修，暗得褪了色。屋内所有的陈设都很富丽，但现在都呈现着衰败的景象。——右墙近前是一个壁炉，沿炉嵌着长方的大理石，正前面镶着星形彩色的石块；壁炉上面没有一件陈设，空空地，只悬着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。现在壁炉里燃着煤火，火焰熊熊地，照着炉前的一张旧圈椅，映出一片红光，这样，一丝丝的温暖，使这古老的房屋还有一些生气。壁炉旁边搁放一个粗制的煤斗同木柴。右边门左侧，挂一张画轴；再左，近后方，墙角抹成三四尺的平面，倚在那里，斜放着一个半人高的旧式紫檀小衣柜，柜门的角上都包着铜片。柜上放着一个暖水壶，两只白饭碗，都搁在旧黄铜盘上。柜前铺一张长方的小地毯；在上面，和柜平行的，放一条很矮的紫檀长几，以前大概是用来摆设瓷器、古董一类的精巧的小东西，现在堆着一叠叠的雪白桌布，白床单等物，刚洗好，还没有放进衣柜去。在正面，柜与壁龛中间立一只圆凳。壁龛之左（中门的右面），是一只长方的红木茶桌。上面放着两个旧烛台，墙上是一张大而旧的古油画，中门左面立一只玻璃的精巧的紫檀柜。里面原为放古董，但现在是空空的，这柜前有一条狭长的矮凳。离左墙角不远，与角成九十度，斜放着一个宽大深色的沙发，沙发后是只长桌，前面是一条短几，都没有放着东西。沙发左面立一个黄色的站灯，左墙靠前略凹进，与左右后墙成一直角。凹进处有一只茶几，墙上低悬一张小油画。茶几旁，再略向前才是左边通饭厅的门。屋子中间有一张地毯，上面对放着，但是略斜地，两张大沙发；中间是个圆桌，铺着白桌布。

开幕时，外面远处有钟声。教堂内合唱颂主歌同大风琴声，最好是 Bach: High Mass in B Minor Benedictus qui venit Domini Nomini——屋内寂静无人。

移时，中间门沉重地缓缓推开。姑奶奶甲（寺院尼姑）进来，她的服饰如在天主教堂里常见的尼姑一样，头束着雪白的布巾，蓬起来像荷兰乡姑，穿一套深蓝的粗布制袍，衣袍几乎拖在地面。她胸前悬着一个十字架，腰间悬一串钥匙，走起路来铿锵地响着。她安静地走进来，脸上很平和的。她转过身子向着门外。

姑甲 （和蔼地）请进来吧。

一位苍白的老年人走进来，穿着很考究的旧皮大衣。进门脱下帽子，头发斑白，眼睛沉静而忧郁，他的下颊有苍白的短须，脸上满是皱纹。他戴一副金边眼镜，进门后，也取下来，放在眼镜盒内，手有些颤。他搓弄一下子，衰弱地咳嗽两声。外面乐声止。

姑甲 （微笑）外面冷得很！

老翁 （点头）嗯——（关心地）她现在还好么？

姑甲 （同情地）好。

老翁 （沉默一时，指着头）她这儿呢？

姑甲 （怜悯地）那——还是那样。（低低地叹了一口气）

老翁 （沉静地）我想也是不容易治的。

姑甲 （矜怜地）您先坐一坐，暖和一下，再看她吧。

老翁 （摇头）不。（走向右边病房）

姑甲 （走向前）您走错了，这屋子是鲁奶奶的病房。您的太太在楼上呢。

老翁 （停住，失神地）我——我知道，（指着右边病房）我现在可以看看她么？

姑甲 （和气地）我不知道。鲁奶奶的病房是另一位姑奶奶管，我看您先到楼上看看，回头再来看这位老太太好不好？

老翁 （迷惘地）嗯，也好。

姑甲 您跟我上楼吧。

姑甲领着老翁进左面的饭厅下。

屋内静一时。外面有脚步声。姑乙领两个小孩进。姑乙除了年轻些，比较活泼些，一切都与姑甲相同。进来的小孩是姐弟，都穿着冬天的新衣服，脸色都红得像个苹果，整个是胖圆圆的。姐姐有十五岁，梳两个小辫，在背后摆着；弟弟戴上一顶红绒帽。两个都高兴地走进来，二人在一起，姐姐是较沉着些。走进来的时节姐姐

在前面。

姑乙 (和悦地)进来,弟弟。(弟弟进来望着姐姐,两个人直呵手)外头冷,是吧。姐姐,你跟弟弟在这儿坐一坐好不好?

姐 (微笑)嗯。

弟 (拉着姐姐的手,窃语)姐姐,妈呢?

姑乙 你妈看完病就来,弟弟坐在这儿暖和一下,好吧?

弟弟的眼望姐姐。

姐 (很懂事地)弟弟,这儿我来过,就坐这儿吧,我跟你讲笑话。
(弟弟好奇地四面看)

姑乙 (有兴趣地望着他们)对了,叫姐姐跟你讲笑话,(指着火)坐在火旁边讲,两个人一块儿。

弟 不,我要坐这个小凳子!(指中门左柜前的小矮凳)

姑乙 (和气地)也好,你们就坐这儿。可是(小声地)弟弟,你得乖乖地坐着,不要闹!楼上有病人——(指右边病房)这旁边也有病人。

姐弟 (很乖地点头)嗯。

弟 (忽然,向姑乙)我妈就回来吧?

姑乙 对了,就来。你们坐下,(姐弟二人共坐矮凳上,望着姑乙)不要动!(望着他们)我先进去,就来。

姐弟点头,姑乙进右边病房,下。弟忽然站起来。

弟 (向姊)她是谁?为什么穿这样衣服?

姐 (很世故地)尼姑,在医院看护病人的。弟弟,你坐下。

弟 (不理她)姐姐,你看,你看!(自傲地)你看妈给我买的新手套。

姐 (瞧不起地)看见了,你坐下吧。(拉弟弟坐下,二人又很规矩地并坐着)

姑甲由左边饭厅进。直向右角衣柜走去,没看见屋内的人。

弟 (又站起,低声,向姊)又一个,姐姐!

姐 (低声)嘘!别说话。(又拉弟弟坐下)

姑甲打开右面的衣柜,将长几上的白床单,白桌布等物一叠叠放在衣柜里。

乙由右边病房进。见姑甲,二人沉静地点一点头,姑乙助姑甲放置洗物。

姑乙 (向姑甲, 简截地) 完了?

姑甲 (不明白) 谁?

姑乙 (明快地, 指楼上) 楼上的。

姑甲 (怜悯地) 完了, 她现在又睡着了。

姑乙 (好奇地询问) 没有打人么?

姑甲 没有, 就是大笑了一场, 把玻璃又打破了。

姑乙 (呼出一口气) 那还好。

姑甲 (向姑乙) 她呢?

姑乙 你说楼下的? (指右面病房) 她总是那样, 哭的时候多, 不说话, 我来了一年, 没听见她说一句话。

弟 (低声, 急促地) 姐姐, 你跟我讲笑话。

姐 (低声) 不, 弟弟, 听她们说话。

姑甲 (怜悯地) 可怜, 她在这儿九年了, 比楼上的只晚了一年, 可是两个人都没有好。——(欣喜地) 对了, 刚才楼上的周先生来了。

姑乙 (奇怪地) 怎么?

姑甲 今天是旧年腊月三十。

姑乙 (惊讶地) 哦, 今天三十? ——那么今天楼下的也会出来, 到这房子里来。

姑甲 怎么, 她也出来?

姑乙 嗯, (多话地) 每到腊月三十, 楼下的就会出来, 到这屋子里; 在这窗户前面站着。

姑甲 干什么?

姑乙 大概是望她儿子回来吧, 她的儿子十年前一天晚上跑了, 就没有回来。可怜, 她的丈夫也不在了——(低声地) 听说就在周先生家里当差, 一天晚上喝酒喝得太多, 死了的。

姑甲 (自己以为明白地) 所以周先生每次来看他太太来, 总要问一

问楼下的。——我想，过一会儿周先生会下楼来见她来的。

姑乙 (虔诚地)圣母保佑他。(又放洗物)

弟 (低声,请求)姐姐,你跟我就讲半个笑话好不好?

姐 (听着有兴趣,忙摇头,压迫地,低声)弟弟!

姑乙 (又想起一段)奇怪,周家有这么好的房子,为什么要卖给医院呢?

姑甲 (沉静地)不大清楚。——听说这屋子有一天夜里连男带女死过三个人。

姑乙 (惊讶)真的?

姑甲 嗯。

姑乙 (自然想到)那么周先生为什么偏把有病的太太放在楼上,不把她搬出去呢?

姑甲 说是呢,不过他太太就在这楼上发的神经病,她自己说什么也不肯搬出去。

姑乙 哦。

弟弟忽然站起。

弟 (抗议地,高声)姐姐,我不爱听这个。

姐 (劝止他,低声)好弟弟。

弟 (命令地,更高声)不,姐姐,我要你跟我讲笑话!

姑甲、姑乙回头望他们。

姑甲 (惊奇地)这是谁的孩子?我进来,没有看见他们。

姑乙 一位看病的太太的,我领他们进来坐一坐。

姑甲 (小心地)别把他们放在这儿。——万一把他们吓着。

姑乙 没有地方;外头冷,医院都满了。

姑甲 我看你还是找他们的妈来吧。万一楼上的跑下来,说不定吓坏了他们!

姑乙 (顺从地)也好。(向姐弟,他们两个都睡着眼望着她们)姐姐,你们在

这儿好好地再等一下，我就找你们的妈来。

姐 (有礼地)好，谢谢你！

姑乙由中门出。

弟 (怀着希望)姐姐，妈就来么？

姐 (还在怪他)嗯。

弟 (高兴地)妈来了！我们就回家。(拍掌)回家吃年夜饭。

姐 弟弟，不要闹，坐下。(推弟弟坐)

姑甲 (关上柜门向姐弟)弟弟，你同姐姐安安静静地坐一会儿，我上楼去了。

姑甲由左面饭厅下。

弟 (忽然发生兴趣，立起)姐姐，她干什么去了？

姐 (觉得这是不值一问的问题)自然是找楼上的去了。

弟 (急切地)谁是楼上的？

姐 (低声)一个疯子。

弟 (直觉地臆断)男的吧？

姐 (肯定地)不，女的——一个有钱的太太。

弟 (忽然)楼下的呢？

姐 (也肯定地)也是一个疯子。——(知道弟弟会愈问愈多)你不要再问了。

弟 (好奇地)姐姐，刚才她们说这屋子死过三个人。

姐 (心虚地)嗯——弟弟，我跟你讲笑话吧！有一年，一个国王——

弟 (已引上兴趣)不，你跟我讲讲这三个人怎么会死的？这三个人是谁？

姐 (胆怯)我不知道。

弟 (不信，伶俐地)嗯！——你知道，你不愿意告诉我。

姐 (不得已地)你别在这屋子里问，这屋子闹鬼。

楼上忽然有乱摔东西的声音，铁链声，足步声，女人狂笑，怪叫声。



弟 (略惧)你听!

姐 (拉着弟弟手紧紧地)弟弟!

声止。

弟 (安定下来,很明白地)姐姐,这一定是楼上的!

姐 (害怕)我们走吧。

弟 (倔强)不,你不告诉我这屋子怎么死了三个人,我不走。

姐 你不要闹,回头妈知道打你!

弟 (不在乎地)嗯!

右边门开,一位头发斑白的老妇人颤巍巍地走进来,在屋中停一停,眼睛像是瞎了。慢吞吞地踱到窗前,由帷幔隙中望一望,又踱至台上,像是谛听什么似的。姐弟都紧张地望着她。

弟 (平常的声音)这是谁?

姐 (低声)嘘!别说话。

弟 (低声,秘密地)这大概是楼下的。

姐 (声颤)我,我不知道。(老妇人躯干无力,渐向下倒)弟弟,你看,她向下倒。

弟 (胆大地)我们拉她一把。

姐 不,你别去!

老妇人突然歪下去,侧面跪倒在舞台中。台渐暗,外面远处合唱声又起。

弟 (拉姐向前,看老太婆)姐姐,你告诉我,这屋子是怎么回事?这些疯子干什么?

姐 (惧怕地)不,你问她,(指老妇人)她知道。

弟 (催促地)不,姐姐,你告诉我,这屋子怎么死了三个人,这三个人是谁?

姐 (急迫地)我告诉你问她呢,她一定都知道!

老妇人渐渐倒在地下,舞台全暗,听见远处合唱弥撒和大风琴声。

弟 声 (很清楚地)姐姐,你去问她。

姐 声 (低声)不,你问她,(幕落)你问她!



大弥撒声。

第 一 幕

开幕时舞台全黑，隔十秒钟，渐明。

景 ——大致和序幕相同，但是全屋的气象是比较华丽的。这是十年前一个夏天的上午，在周宅的客厅里。壁龛的帷幔还是深掩着，里面放着艳丽的盆花。中间的门开着，隔一层铁纱门，从纱门望出去，花园的树木绿荫荫的，并且听见蝉在叫。右边的衣服柜，铺上一张黄桌布，上面放着许多小巧的摆饰，最显明的是一张旧相片，很不调和地和这些精致的东西放在一起。柜前面狭长的矮几，放着华贵的烟具同一些零碎物件。右边炉上有一个钟同鲜花盆，墙上，挂一幅油画。炉前有两把圈椅，背朝着墙。中间靠左的玻璃柜放满了古玩，前面的小矮凳有绿花的椅垫，左角的长沙发还不旧，上面放着三四个缎制的厚垫子。沙发前的矮几排置烟具等物，台中两个小沙发同圆桌都很华丽，圆桌上放着吕宋烟盒和扇子。

所有的帷幕都是崭新的，一切都是兴旺的气象，屋里家具非常洁净，有金属的地方都放着光彩。屋中很气闷，郁热逼人，空气低压着。外面没有阳光，天空灰暗，是将要落暴雨的神气。

开幕时，四风在靠中墙的长方桌旁，背着观众滤药，她不时地摇着一把蒲扇，揩着汗。鲁贵（她的父亲）在沙发旁擦着矮几上零碎的银家具，很吃力地，额上冒着汗珠。

四风约有十七八岁，脸上红润，是个健康的少女，她整个的身体都很发育，手很白很大，走起路来，过于发育的乳房很显明地在衣服底下颤动着。她穿一件旧的白纺绸上衣，粗山东绸的裤子，一双略旧的布鞋。她全身都非常整洁，举动虽然很活泼，因为经过两

